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 第一百三十三回 徐鳴皋探陣陷陣 海鷗子知情說情

話說王元帥聽了非幻道人那一番話，真氣得口不能言，大叫一聲，倒于馬下。當下徐鳴皋等趕著救起，扶上馬回到營中，用姜湯救醒過來。切齒恨道：「若不將非幻道人擒住碎尸萬段，誓不為人！」當下眾將勸道：「元帥請暫息雷霆之怒，末將等當效死力去擒妖道便了。」王守仁道：「悉賴諸位將軍之力，總之一日妖道不除，宸濠一日不能就戮。」徐鳴皋道：「末將有一言容稟：前者余七擺設迷魂陣，經末將等諸位師父、師伯、師叔前來將他迷魂陣破去，余六敗逃上山。當時就有末將的大師伯玄貞子說道：『將來尚有白蓮教首徐鴻儒下山。』這徐鴻儒就是余七的師父，想來非幻道人也是徐鴻儒的徒弟了。末將的大師伯並又言道：『俟徐鴻儒下山之時，諸位師伯、師叔、師父還要下山，幫同剿滅徐鴻儒。』今日看來，非幻道人雖擺下這妖陣，我等師伯、師叔即不全來，也要有幾位到此。只要來兩位，就可破他的陣了。末將之意，明日俟末將暗暗的去探一回，看他那陣內究竟如何利害。倘能設法，末將等可以去破。誠如元帥所言，早將妖道捉住，正了國法，好去剿滅逆賊。設若末將等不能破他的妖陣，末將當將傀儡師伯所敝的寶劍請將出來，修書付那飛劍傳去，先請傀儡師伯到來，再作區處。元帥切勿煩惱，有傷貴體。」徐鳴皋說了這番話，王元帥覺得頗為動聽，因道：「將軍明日要前去探陣，務宜小心要緊。」徐鳴皋又道：「末將之意，明日前去還恐他知道，反為不美。不若今夜暗地前去探看一番，料他不能知覺。」王元帥道：「只是本帥不能放心使將軍深夜前去。」徐鳴皋道：「逆賊宮內，末將還時去時來，而況賊營，有何不可？元帥若果不放心，可請徐慶賢弟同去便了。」王元帥道：「能徐將軍與將軍同去，本帥也可稍覺放心了。」說罷，徐鳴皋退出。

到了夜半，徐鳴皋便同徐慶換了衣服，兩人皆穿元色緊身短襖，腳踏薄底靴，背插單刀，先到王元帥前告辭了，然後二人就從帳後竄出帳外，但見兩條黑影向東而去。王元帥一見，也自欣羨。

且說徐鳴皋、徐慶二人出了營門，直奔賊營而去。不到一個更次，已到敵營。徐鳴皋便與徐慶說道：「賢弟，你且在外接應，讓愚兄先到陣中探看一回。若無什麼利害，愚兄即刻出來，便同賢弟進去，出其不意殺他一陣，能就此破了他的妖陣更好；即不然，也要傷他些賊眾。設若果真利害，愚兄也便即刻出來，就趕緊回營，用飛劍傳書，請傀儡師伯。萬一愚兄被他捉住，陷入陣中，賢弟萬不可步兄後塵，也到陣內尋找。可急急回營稟知元帥，請元帥按兵不動，也不要與妖道廝殺。賢弟可趕緊去請各位師伯、師叔、師父到來。愚兄曾記傀儡師伯臨行時，暗與愚兄說過，說我應有四十九日大災，而且九死一生。當時曾付我一粒丹藥，叫我到了急難時節，將此丹藥吞下，可保不死。我今日已帶在身旁，恐防有難。」徐慶道：「兄長何故出此不祥之語？」徐鳴皋道：「事有前定，勉強不來，但願不應傀儡師伯的話，則更大妙。設若被傀儡師伯說上，賢弟可萬萬不要入陣，急直去尋各位師伯、師叔要緊！」徐慶也明知事有前定，就不十二分阻攔。

徐鳴皋說罷一番話，即刻別了徐慶，身子一晃，早不見了所在。

他已經竄入賊營。先在無人處暫停一腳，然後慢慢走入陣中。方到陣門，便有小軍喊道：「有奸細！速去稟知陣主！」徐鳴皋見小軍說了這句話，立刻拔出刀來將那個小軍砍死在地，便大踏步走進去了。到了裏面，並不見什麼利害，惟覺陰風砭骨，冷氣侵入。

那知徐鳴皋正是誤入亡門。走不一刻，忽覺毛骨悚然，渾身冷不可耐，暗自說道：「何以這陣內如此天寒？」當下知道不妙，將那一粒金丹放在口中，吞了下去。纔將丹藥吞下，忽見非幻道人指著鳴皋笑道：「過來。」徐鳴皋一見大怒道：「好大膽的妖道，本將軍前來破你這妖陣！」只見非幻道人手執雲帶、說道：「你死在目前，還不知之。你已誤入亡門，本師也不必與你廝殺，包管你不到五日，冷得骨僵而死。」徐鳴皋聽說，方知道這是亡門，怪道如此冷法，即刻掉轉身來向外就走。非幻道人復又大笑道：「你既誤入我陣，尚容你出去麼？」說著將雲帶一拂，忽然陰風大作，尤加冷氣百倍，登時不知道路，但是黑沉沉一個地方，再也看不出東西南北。加之那股冷氣漸漸侵入心苞，徐鳴皋覺受不住，說聲：「不好！」立刻打了一個寒噤，兩腳立不住，遂跌在塵埃。非幻道人見徐鳴皋跌倒在地，就叫了兩名小將將徐鳴皋拖入冷氣房，好使他骨僵而死。當下小軍將鳴皋拖去。這裏非幻道人復將雲帶一拂，依然風定塵清，他便回臺去了。到了臺上，復又傳出令來，諭令三軍務各小心把守陣門，若有官軍前來探陣，火速報知，不可有誤。

再說徐慶在陣外等了有一個更次，不見徐鳴皋出來，心中暗道：「難道他果真陷入陣內麼？不然，何以這會兒還不出來呢？」因又等了有半個時辰，依然不見鳴皋出來，此時知道不妙，卻好天色已將明亮，便趕緊回轉大營告知。王元帥一聽此言，吃驚不小、登時作急道：「妖陣未破，卻先陷我一員大將！這便如何是好？」徐慶道：「元帥勿憂，末將料徐將軍必不致有傷性命。此時惟有一法，末將趕往各處尋找諸位師父、師伯、師叔到來，以助元帥破此妖陣，以救徐將軍性命。」王元帥道：「諸位仙師雲游無定，急切那裏去尋、那裏去找呢？」徐慶道：「只須尋得一位，其餘就易于尋覓了。」王元帥道：「這是何說？」徐慶道：「末將等的諸位師父，皆能飛劍傳書，故此尋到一位，便請那一位用飛劍傳書，各處去請。所以只須尋到一位，便可大家會齊的。」王元帥道：「就是如此，但這一位又從那裏去尋呢？」徐慶道：「先將末將的師父一塵子尋到，便好計議。」王元帥道：「你師尊可有定所麼？」徐慶道：「末將的師父是易于尋覓的，只須到飛雲亭上，望西呼喚三聲，我師父便即知道了。」王元帥道：「若果如此，將軍何日前去呢？」徐慶道：「事不宜遲，即刻便當前往。」王元帥道：「既如此說，便勞將軍辛苦一趟了。」徐慶道：「元帥說那裏話來，此是末將應該前往。」

說罷，正要告辭而去，忽聞半空中有人笑道：「徐慶賢侄，無須你空跑一趟，你師父不久即來了。」徐慶聞言，聲音頗熟，便仰面向上一望，卻不見人，只得口中說道：「那位師伯、師叔駕臨，敢乞示知，以便迎接。」話猶未了，只見一道閃光從空落下，現出一個人來。徐慶一看，不是別人，卻是徐鳴皋的師父海鷗子。徐慶當下拜道：「不知師伯遠臨，有失迎迓。罪甚！罪甚！」海鷗子便指著王元帥問道：「這就是元帥麼？」徐慶道：「正是元帥。」王守仁此時也就趕著出位與海鷗子相見，又讓海鷗子坐下。當下就道：「難得仙師惠臨，尚未請教仙師法號。」海鷗子道：「貧道名喚海鷗子。元帥如此尊稱，貧道萬不敢當。小徒素承元帥青眼，諸位師侄亦蒙元帥垂青，貧道深為感激。」元帥道：「但不知那位將軍是仙師的高徒？」海鷗子道：「鳴皋便是小徒。」王元帥驚訝道：「徐將軍前去探陣，誤入妖陣之中，某正為憂慮，尚不知有無妨礙否？」海鷗子道：「貧道早知小徒有四十九日大難，卻不致有傷性命，元帥但請放心。貧道方纔已在賊營中見過小徒，當已敝下解救的妙法了。」王元帥道：「既是仙師已入妖陣，究竟那陣內如何光景，想仙師定然看透機關，不知尚能立破否？令徒究于何日方免此災？尚求一一指示。」不知海鷗子說出什麼話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